

少山堂本：一個今存最早的 《西廂記》“初印初評”本¹

楊緒容

提 要

萬曆七年少山堂《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釋義北西廂》二卷，現藏日本御茶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少山堂本有眉批和少量旁批。該書不僅是現存最早的《西廂記》評點本，也是今存“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在《西廂記》傳播史乃至中國戲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少山堂本很可能是一個“原刻初印”本，也是一個“初評”本，在正文和批語兩方面實為今存多種明刊《西廂記》之初祖。具體而言，少山堂本直接影響到徐士範本，又經過徐士範本間接影響到熊龍峰刊余瀨東訂本、三槐堂本等明刊《西廂記》評點本。

關鍵詞：西廂記 少山堂本 今存最早的戲曲評點本 初印本 初評本

《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釋義北西廂》（以下簡稱“少山堂本”）二卷，現藏日本御茶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² 其卷末有“萬曆己卯秋月金陵胡少山梓”兩行牌記，知為萬曆己卯年（七年，公元 1579）金陵胡氏少山堂刻本。少山堂本有眉批和少量旁批。黃霖先生指出，該書不僅是現存最早的《西廂記》評點本，也

1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戲曲評點整理與研究”（編號：18ZDA252）成果。
2 《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釋義北西廂》二卷，萬曆七年金陵胡氏少山堂刻本，日本御茶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藏本。本文所引少山堂本正文、附錄、批語皆出自該書。

是今存“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³在《西廂記》傳播史乃至中國戲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筆者進一步提出，少山堂本很可能是一個“初印”本，也是一個“初評”本。我們知道，徐士範刻于明萬曆八年(1580)的《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影響甚著，其批語不僅是熊龍峰本、繼志齋本、劉龍田本、三槐堂本等的直接淵源，也對容與堂本、起鳳館本、文秀堂本和徐渭評點本、湯沈合評本、三先生合評本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凌濛初批解本、毛奇齡評點本也每每喜歡稱引“徐士範曰”來申述己意。而徐士範本的底本正是少山堂本。本文申明少山堂本是一個“初印初評”本，意在揭示其書在正文和批語兩方面實為今存多種明刊《西廂記》之初祖。

作為初印本的特徵

少山堂本上卷題目下署“皇明江右逸樂齋訂正”，上卷和下卷卷首又有“明謝世吉訂本”的題記，故知謝世吉即號“逸樂齋”。該書卷首載有末署“萬曆己卯春月江右鄙人謝氏世吉甫識之於少山堂書堂”的《新刻出像釋義西廂記引》(以下簡稱“《引》”)，中云：“《奇逢普救》固已逸而樂矣，《月下聽琴》得非婉而妙乎？《長亭送別》固已慘而切矣，《草橋驚夢》得非悲而戚乎？”“逸樂齋”名號的得來應與此話有關。

川瀨一馬所編《御茶之水圖書館新修成篁堂文庫善本書目》將少山堂本定為“初印”⁴本，但不曾說明其理由。在筆者看來，少山堂本作為“初印本”的證據主要體現在卷首《引》、正文及評點之中。

謝世吉在《引》中明確宣告了他本人在編訂、校勘、評點等方面的著作權。其文云：

蓋此傳刻不厭，煩詞難革，故梓者已在數種，而貨者似不愜心。胡氏少

3 參見黃霖：《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復旦學報》2004年第2期，頁39—53。

4 川瀨一馬編著：《お茶の水図書館蔵新修成篁堂文庫善本書目》(東京：お茶の水図書館1992年)，頁1082。

山，深痛此弊，因懇余校錄。不佞構求原本並諸刻，三復校閱，訂為三帙。《蒲東雜錄》錄於首焉，補圖像於各折之前，附釋義於各折之末。是梓誠與諸刻迥異耳！鑒視他傳，奚以玉石之所混云。

這段引文透露了多重信息。第一，謝世吉自稱是少山堂本正文的校正評點者。謝氏說明他是以前一個《西廂記》“原本”為基礎，以通行的“諸刻”為參考，做了重校。又且“補圖像於各折之前，附釋義於各折之末”。第二，謝世吉自稱是少山堂本的編訂刊刻者。謝氏稱他將其書“訂為三帙”，少山堂本《西廂記》卷上末尾的總批亦云：“本傳為二帙，雜記為一帙，覽者便明，各有次序。”這些分明自述其編刊經過的話，與今存少山堂本的情況相符。日本御茶水圖書館成篁堂文庫所藏少山堂本恰是“三帙”，上冊“雜記”，中冊《西廂記》卷上，下冊《西廂記》卷下。上冊“雜記”依次為：《新刻出像釋義西廂記引》、《新刻出像釋義大字北西廂總覽首卷》、《錢塘夢》、《浦東珠玉詩》、《秋波一轉論》、《新刻園林午夢》、《閨怨蟾宮》、《新增園林午夢》等。《引》上眉批云：“觀者明此《引》則知此傳矣”，突出強調了謝氏本人與少山堂本正文、附錄及批語之關聯。

對於少山堂本正文的修訂工作，謝世吉不時在批語中做出說明，留下了一些作為初印本的直接證據。我們則可根據少山堂本批語進一步了解其底本和參校本的情況。謝氏在《引》中言及購到“原本”為底本，但在批語中卻不提“原本”而屢稱“古本”。如第六出【么】“衣冠濟楚龐兒整”，眉批云：“古本‘整’，今本‘俊’，從古本為是。”第七出開頭說白叙“夫人排桌子上云”，眉批云：“或將此段為上折者，非。今依古本，訂為七折，又似有串意。”這兩條批語所述“古本”文字及分段情況與少山堂本正文相符。因此說來，謝世吉所謂“原本”，可能即是批語所提及的“古本”，當然也不能排除有偽託的可能。⁵ 設若“古本”為真，其情況何如呢？今知少山堂本之前的“古本”，已佚的有凌濛初批解本的

5 黃霖先生對“原本”基本持否定態度，設想“‘原本’云云可能是商家的廣告語言”。黃先生又考查出少山堂本卷首目錄、正文前目錄和圖像題目存在不少異文，因而“更難相信這些異文是出自‘原本’或‘正本’”。參見黃霖《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復旦學報》2004年第2期，頁42。

底本周憲王(1379—1439年)在世)本、徐渭批點畫意本和王驥德新校注本的底本碧筠齋本(刻於嘉靖癸卯,公元1543年),⁶今存的有弘治本、《雍熙樂府》本等。少山堂本眉批所引這兩條“古本”正文信息,與萬曆後期的徐渭批點畫意本和王驥德校注本及啓禎之間的凌濛初批解本相符,而與弘治本、《雍熙樂府》本明顯不符。⁷因此,我們可把弘治本、《雍熙樂府》排除在“古本”之外,但僅據此數條批語也不能確定周憲王本或碧筠齋本就是少山堂本所標榜的“古本”。

謝世吉少山堂本用以參校的“諸刻”包括“吳本”、“閩本”及“坊本”等“今本”。依據“吳本”者,如第二出《紅間修齋》前有“題目:老夫人開春院,崔鶯鶯燒夜香;俏紅娘懷好事,張君瑞鬧道場。”其上眉批云:“此題目當在首葉。吳本易此,今從之。”這是說,此四句為第一本之“題目”,本應該放在第一本第一出開頭,但少山堂本卻仍依吳本而誤置諸第二出開頭。又如第五出【正宮·端正好】上眉批云:“閩本此枝另作一首,吳本貫末一首,今從之。”這是說,少山堂本依吳本把惠明所唱一套【正宮】與上文鶯鶯所唱一套【仙呂】合併為一出,而非如閩本分作兩出。依據“閩本”者,如第一出【油葫蘆】“天際浮雲捲”,眉批云:“諸本俱‘秋雲’,似非春景氣象,依閩本作‘浮雲’”。參照“坊本”者,如第十六出【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眉批云:“按各坊本:‘執手臨期別婿君,據鞍未語且消魂。舉頭日近長安遠,暮暮朝朝莫倚門。’”這是以少山堂本與“坊本”並存。依據這些簡短批語,我們雖不能確定“吳本”、“閩本”及“坊本”的詳情,但可以略知它們所發揮的影響。如此看來,與其說少山堂本是主要依據某個底本的重校本,毋寧說是一個雜采眾家的參訂本。

有時,少山堂本對《西廂記》諸刻中有爭議的正文加以辨別,擇善而從。如第七出【么】“沒查沒利謊儂科”,眉批云:“‘儂科’,作‘儂羅’者誤。”有時,少山

6 王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凡例》云:“碧筠齋本刻嘉靖癸卯,序言係前元舊本。”載王氏《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卷六,明萬曆四十二年香雪居刊本。約明天啓間凌濛初批解朱墨套印《西廂記》,在卷首《凡例十則》中云:“此刻悉遵周憲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損。”

7 弘治本作“龐兒俊”,不作“整”,又把“夫人排桌子上云……”一段說白置諸第三折“紅娘請晏”之末(弘治本卷二共五折),與少山堂本所依之“古本”不符。《雍熙樂府》作“龐兒俊”,不作“整”,且無說白,顯然不是少山堂本所依之“古本”。

堂本對所據“諸刻”皆不從，而以己意徑改訂《西廂記》的正文。如在第一出前《楔子》中【么】“門掩重關蕭寺中”上，眉批云：“‘重關’，諸本作‘梨花’者。”第八出開場有一段張、紅對白，叙張生因夫人悔親，即欲“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間之帶，尋個自盡”，紅娘安慰“你休慌，妾當與君謀之”云云，其上眉批云：“諸本以此段隨上折，則貫下不來，今考正訂此。”這數條批語顯示了少山堂本以己意參訂文字和段落之事實。謝世吉在《引》中突出強調“是梓誠與諸刻迥異”，與其喜歡改訂正文不無關係。

綜上所述，少山堂本在廣泛參考《王西廂》“諸刻”的基礎上，在曲調調整、詞句推敲、段落分合等方面都下過一番取捨改訂之功夫，從而打造了一個“與諸刻迥異”的新訂本。

作為初評本的特徵

少山堂本以眉批為主，另有少量旁批，用於校勘文字、解釋詞義、考證典故、揭示思想藝術特點等。在筆者看來，少山堂本不僅很可能是一個原刻初印本，還很可能是一個“初評”本。其理由如下：

首先，少山堂本批語與《引》相互呼應，宛然成於一手。其書卷首謝世吉《引》明確提出了“王作關續”說。其言曰：“大抵《草橋驚夢》以前乃王氏之所著，以後由漢卿之所續而成也。”又言曰：“《東閣筵開》、《妝台東至》，實甫之錦心寫出於此矣；《尺素緘愁》、《鄭恒求配》，漢卿之繡腸見於斯乎！”其書批語又多次申明此意。第一出開頭眉批云：“按《西廂記》始於元時王實甫所作，未完竟歿，後關漢卿續完。即今灸議妄擬某氏編、續者，似非正傳初意也。殊不知自《草橋驚夢》以前乃實甫之所著，以後乃漢卿之所續而成也。錄之以俟後知。”這條批語明確呼應了謝世吉《引》提出的“王作關續”說，並說明為親手“錄之”，以為後文張本。少山堂本在正文第十七出目錄《捷報及第》（即《西廂記》通行本第五本之首）下題“元關漢卿續編”，正是對卷首《引》和第一出開篇眉批的呼應。少山堂本在《西廂記》最後四出（亦即通行本第五本）的批語中，不僅呼應了“關續”之說，還充分肯定了“關續”的藝術成就。第十七出【掛金索】

“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綫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眉批曰：“四比絕佳，漢卿才思於此見也。”第十九出【鬥鶻鶻】“賣弄你仁者能仁，倚仗你身裏出身；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教你親上做親”，眉批曰：“深好起發意，此關氏不亞於王氏也。”在明清《西廂記》批評家中，持“王作關續”者不在少數，他們大都傾向於揚王抑關，而謝世吉則著重發掘關漢卿所續第五本的優點，具有獨到的見解。

其次，少山堂本的批語與正文相互呼應，宛然成於一手。其書卷首仿南戲有《副末開場》，首載【西江月】“放意談天論地”云云，其上眉批云：“大抵《西廂記》詞調非後人所企及，故所以擬之形之者，亦不止於一端也。此折【西江月】雖非涉於節目，亦可以敷壇場，故書之壓首。”少山堂本正文確以【西江月】開頭。其書第十七出首叙“[生引琴童上云]自暮秋與小姐相別……如今在客館中聽候聖旨御筆除授”，眉批云：“‘前朝聖旨’二字，今只用‘聖旨’，以別優劣。”少山堂本正文中確無“前朝”二字。又，在第十七出末【浪裏來煞】後，一般《西廂記》刊本叙“[僕云]得了回書，星夜回哥哥話去。[並下]”少山堂本於此處多出一段云：

題 小琴童傳捷報 崔鶯鶯寄汗衫
目 鄭伯常乾捨命 張君瑞慶團圓

這多出的一段是第五本題目。其上眉批云：“此自當在十七折首，因前目壓之，故錄於此。”謝世吉這句批語所反映的意見其實不確。按照元雜劇體制之慣例，題目應該放在一本雜劇之末而非之首。少山堂本把第五本題目放在第一出末，比放在第一出首是錯上加錯，⁸ 而用眉批說明其所以如此的原由。这也明白顯示了謝世吉既是正文修訂者、又是評點家的雙重身分，留下了其書作為初印初評本的直接證據。

8 無獨有偶，少山堂本中題目正名的位置較多錯亂。前引少山堂本第一本“題目”“老夫人開春院”云云就被放在第二出開頭。其上眉批云：“此題目當在首葉。吳本易此，今從之。”其“題目”位置實誤，雖亦用眉批說明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第三，少山堂本批語與“釋義”前後呼應，宛然成於一手。少山堂本第十三出【村裏逐鼓】“小生無宋玉般容，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其上眉批云：“潘安，什之重疊，故不重注。”其書在第九出“釋義”中已解釋了【油葫蘆】中“潘郎鬢”一詞，故在此曲上既無“潘安”的眉批，出末釋義中亦無“潘安”的釋義。又，第十四出末釋義上眉批云：“‘苗而不秀’，出《論語》，不重釋。”第十五出末釋義“望夫石”上眉批云：“‘望夫石’，即前‘望夫山’之意。”這些批語帶有謝世吉的自叙口吻，類似修訂者手記，契合其書作為“初評”的特點。

第四，書中批語大體僅見或始見於少山堂本。誠如黃霖先生在《最早的中国戲曲評點本》文中所言，少山堂本是今存“最早的”《西廂記》評點本，故在今存明刊《西廂記》中，其書批語大體不為“僅見”便是“始見”。少山堂本中有一些“僅見”的批語，例如，第一出【點絳脣】“遊藝中原，脚跟無綫、如蓬轉”，眉批云：“‘蓬’，蒿草也，如浪裏蓬。”第一出【勝葫蘆】“未語人前先靦腆”，眉批云：“靦腆，含羞貌。”第五出【寄生草】“想著文章士，旖旎人”，眉批云：“旖旎，斜行飄逸貌。”第七出【么】“咫尺間如間闊”，眉批云：“下‘間’作‘澗’。”少山堂本中更多的是一些“始見”的批語。如第一出叙張生來到河中府客店中，吩咐店小二“撒和了馬”，其上眉批云：“撒和，猶云餵養也。”其後的文秀堂本⁹在此眉批云：“餵養馬曰‘撒和’，北方鄉語。”¹⁰第一出【元和令】“顛不刺的見了萬千”，眉批云：“‘顛’，又作‘逞’，外方所貢美女名。又，元人以不花為牛，不刺為犬。不詳孰是。”後出的徐士範本、熊龍峰本、繼志齋本、三槐堂本、湯沈合評本都有這句批語。第二出【粉蝶兒】“不做周方”，眉批云：“周方，猶云周旋方便也。”後出的徐士範本、熊龍峰刊本、陳邦泰刊本、三槐堂本、徐渭批點畫意本、

9 蔣星煜認為，文秀堂本出於“晚明”，後有“金閨十乘樓”的翻刻本。參見蔣星煜《〈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33—241。陳旭耀認為，文秀堂本刻於“萬曆間”。參見陳旭耀：《現存明刊〈西廂記〉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70。筆者認為，文秀堂本出於萬曆中後期的可能性更大，基本不大可能早於少山堂本。

10 本文所引少山堂本以外的明清刊本批語，皆出自楊緒容整理：《王實甫〈西廂記〉匯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本文所引各本《西廂記》評語皆注明了其對應的正文，易於檢視，故不注頁碼。

文秀堂刊本、凌濛初批解本、李卓吾先生批評真本、湯沈合評本、三先生合評本等都有此條批語。

綜上而言，少山堂本很可能是一個初評本。而本文說少山堂本是一個初評本，並不等於說書中每一條批語都出自謝世吉之手。明清《西廂記》評點本一般都宣稱某人“的評”，但名副其實的少，偽託者居多。戲曲評點偽託一般分兩種情況：一是全部偽託，如萬曆間劉龍田《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其批語幾乎全部抄自明萬曆二年熊龍峰刊余瀛東《重鐫出像音釋西廂評林大全》；二是部分偽託，如明萬曆三十八年冬起鳳館刊《元本出相北西廂記》，號稱“李（卓吾）王（世貞）二先生批評”，其中確有小部分批語與李贄《焚書》及王世貞《曲藻》相符，而大部分抄自明萬曆三十八年夏虎林容與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而後者被不少人認為出自葉晝的偽託。¹¹ 少山堂本中也有一些評語襲自前人，屬於部分偽託一類。評點家謝世吉提及“舊解”，這就表明其批語是有一定依據的。如少山堂本第三出【綿搭絮】“今夜淒涼有四星”，眉批曰：“古人以二分半為一星，淒涼有四星，言十分也。舊解云：北斗七星，斗柄雲橫，掩其三星，止有四星，故云。”此條“舊解”見於之前的弘治本，原文曰：“‘今夜淒涼有四星’，出本傳，一說‘天南地北，參辰卯酉’。四星，似與此不合。北斗七星，今文勢觀之，斗柄雲橫，掩其三星，止有四星。蓋以天之尚有不周，況於人乎？姑記所聞，以俟知者。”其中“今文勢觀之”、“姑記所聞，以俟知者”等語，明顯帶有自述口吻，似應直接出自弘治本注釋家之手。第十一出【喬牌兒】“早道‘好教賢聖打’”，眉批曰：“賢聖打，舊解或是。”少山堂本沒有引述這條“舊解”的內容。弘治本有這條注釋，原文曰：“‘賢聖打’，出《詩苑》、《群玉》、《詩學》，又《淮南子》：‘昔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退不落。魯陽與夏構戰酣，日暮，拔戈而揮之，日為之退三舍。’一說：‘清源妙道真君降齊天大聖，日欲落，二郎大聖以劍打日，日不落。’又：‘羲和鞭白日’。”由此說來，少山堂本這些“舊解”有出自弘治本的可能。謝世吉還可能另引了其他一些“古本”或

11 詳情可參見明末錢希言在《戲瑕》卷三“贗籍”條，《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黃霖：《論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復旦學報》2002年第2期，頁119—125。

“諸刻”的批語，而未曾注明。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少山堂本中有小部分批語有所依據的事實，就否定其中大部分批語直接出自謝世吉之手的可能。

少山堂本批語的內容和價值

在上文的引述中，已涉及一些少山堂本評點的內容，如對“王著關續”說的發揮、引述的一些“舊解”等等。少山堂本批語還包含如下內容和價值：

第一，闡釋詞義、考訂音律是少山堂本批語中最主要的內容。上文已列舉了一些少山堂本批語中的詞語解釋，此不贅述。少山堂本中的曲律批評儘管數量不多，又語言簡短，但因出現較早，理應受到重視。有的批語涉及某些宮調對音韻的限定。如第三出【么】後，眉批云：“‘忽聽、一聲、猛驚’，所謂六聲三韻。”第八出【么】“這一篇與本宮、始終、不同”，眉批云：“‘本宮’句亦六聲三韻。”第十出【醉春風】“暢好是懶、懶”，眉批云：“‘懶’字作二句韻。”有的批語還涉及某些宮調對字數的限定。如第八出【後庭花】眉批云：“【後庭花】類多但名同，而字有多寡。”後世《西廂記》評點家對於【後庭花】的字數頗多爭議。有人認為【後庭花】不可以增減文字，如徐渭和王驥德就因為此段字數過限而加以分割，在其《西廂記》校訂本中把“第一來”起至“後代孫”作【元和令】，“鶯鶯若惜己身”至末作【後庭花】。有人認為【後庭花】可以任意增減文字，如毛奇齡在其《西廂記》校訂本中夾批云：“【後庭花】一曲，王本與碧筠齋本俱改作【元和令】、【後庭花】二曲，最多事。【後庭花】曲調可增可減，本自恰合，何必爾也。”凌濛初的意見較為特殊，他認為【後庭花】可以增減文字，但不能隨意增減。他在《西廂記》批解本中眉批云：“‘是崔家後代孫’以上，為【元和令】調，自叶；但以下為【後庭花】，則本調不全。乃謂【後庭花】可增減，不知【後庭花】亦止‘斷絕了愛弟親’以下三字為節者可多演數語，非可任意增減也。金白嶼作【元和令帶後庭花】，不為無見。”在這些現存《西廂記》評點本中，少山堂本最早提出【後庭花】可以增減文字。少山堂本中的曲律批評儘管數量不多，語言簡短，但因出現較早，理當受到關注。

第二，敘事批評是少山堂本批語中最精彩的內容。少山堂本批語對照應

頗為關注。謝世吉有時用“應”字加以概述。如第一出【後庭花】“似神仙歸洞天”，眉批曰：“與前‘寺裏(遇神仙)’句相應。”第二出【哨遍】“小姐呵，你不合臨去也回頭兒望”，眉批曰：“‘臨去回頭’句，與前‘秋波一轉’句相應。”第二出【耍孩兒】“業身軀雖是立在回廊，魂靈兒已在他行”，眉批云：“‘魂靈兒’句，與前‘半天’句應。”謝世吉有時用“翻”字加以概述。如第三出【金蕉葉】“比我那初見時龐兒越整”，眉批云：“翻上那‘記不真嬌模樣’句。”第二十出【甜水令】“我怎肯他跟前寄簡傳書？”眉批云：“重翻寄柬傳書事證果。”謝世吉還提出了對敘事照應的更高要求。少山堂本第二十出說白叙[杜將軍上云]“下官離了蒲關到普救寺，第一來慶賀兄弟咱，第二來就與兄弟成就了這親事。”眉批云：“承上起下，總是作家；不泛不浮，方為老手。”在謝世吉看來，戲曲敘事“承上起下”是對一般作家的基本要求，而繁簡、虛實得當則只有藝術經驗豐富的老手才能達到。

謝世吉總結和提煉了一些特殊的敘事方法。第二出說白叙“[末云]動問小娘子，小姐常出來麼？……[紅云]先生是讀書君子，豈不聞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眉批云：“借聖人之言，形眼前之事。”第十七出【金菊花】“無語低頭，書在手，淚凝眸”，眉批云：“‘低頭’、‘在手’、‘凝眸’，以身體字串。”他還指出，第十九出【禿廝兒】“他憑著師友君子務本”、【聖藥王】“這廝喬議論”兩曲，“以貧富比喻，有法”；【麻郎兒】“他出家人慈悲為本”、【么】“訕筋，發村，使狠”、【絡絲娘】“你須是鄭相國嫡親的舍人”三曲，“以善惡比喻，有法”。這些概述相當精彩。

第三，理論批評是少山堂本批語中最精華的內容。少山堂本批語概括了一些傳統戲曲批評的理論和觀念，涉及元雜劇的創作、鑒賞與批評。如論才情：第四出【駐馬聽】“法鼓金鐸，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眉批曰：“當二月之景，引二月之詞，足見才思。”第十九出說白叙“[鄭恒上開云]自家姓鄭名恒……這一件事都在紅娘身上，我著人去喚他。”眉批云：“白不犯正文，愈見才思。”其所謂“才思”，乃就作家的主體性而言。又論主旨：第一出【賺煞】“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眉批曰：“‘秋波’一句，乃《西廂》一書之大

旨。”第十五出【滾繡球】“聽得一聲去也，松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眉批曰：“松金釧、減玉肌，議論尤妙，曲盡本章大旨。”其所謂“大旨”，既有對全書的概括，也有對各本各出的概括，思理較為縝密。再如論雅俗：第十出【滿庭芳】“待去呵，小姐性兒撮鹽入火，消息兒踏著泛”，眉批曰：“元人樂府，半雅半俗，俱從老宿參禪中打出來。”謝世吉推崇元雜劇語言雅俗互陳，藝術精湛。還有對藝術風格的批評。如其論自然：第二出【么】“遠著南軒，離著東牆，靠著西廂”，眉批云：“‘南軒、東牆、西廂’，自然字眼。”第二出【三煞】“翠裙鴛繡金蓮小，紅袖鸞銷玉筍長”，眉批云：“‘翠裙鴛繡’，與‘紅袖’天然聯句。今人自不及此！”第十七出【集賢賓】“舊愁似太行山隱隱，新愁似天塹水悠悠”，眉批云：“好辯別！渾然天成。”其所謂“自然”、“天然”、“渾然天成”，揭示了語言不假雕飾之美。其論意境：第三出【小桃紅】“夜深香靄散空庭，簾幕東風靜。拜罷也斜將曲欄憑，長吁了兩三聲。剔團團明月如懸鏡。又不見輕雲薄霧，都則是香煙人氣，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眉批云：“影出景象，攝出古人，而尤寫出情意。真作手也！”謝世吉以“景象”烘托“情意”，揭示出情景交融之“意境”。總而言之，少山堂本理論批評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到作家才情、作品主旨、敘事照應、語言雅俗等方面，並借鑒了自然、意境等詩文評的術語。這部分批語不僅在少山堂評點本中具有代表性，在中國戲曲理論中也具有較為普遍的意義。

第四，肯定《西廂記》為“中國戲曲之冠”是少山堂本評點最高價值的體現。謝世吉明確把《西廂記》視為中國戲曲之冠，具有空前絕後的藝術地位。其《刻出像釋義西廂記引》：“坊間詞曲，不啻百家，而出類拔萃，惟《西廂傳》絕唱。”又卷首眉批云：“大抵《西廂記》詞調非後人所企及。”謝氏還從具體段落辭章來肯定《西廂記》高度的藝術成就。如第五出說白叙“[將軍拆書念曰]珙頓首再拜大元帥將軍契兄纛下：……願將軍虎視去書，使小弟鵠觀來旄。”眉批云：“‘虎視’、‘鵠觀’，何等大體！”第十出【二煞】“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損了淡淡春山”，眉批云：“‘盈盈’、‘淡淡’，世未有如此之句！”總之在謝世吉看來，無論就全書還是具體詞句來看，《西廂記》在藝術上都代表“中國戲曲之冠”。明初賈仲明在為鍾嗣成《錄鬼簿》“王實甫”條所補“《凌波仙》吊詞”中稱“《西廂記》天

下奪魁”，¹²但其視野尚限於元雜劇。謝世吉稱《西廂記》為“百家坊間詞曲”之“絕唱”，其視野涵蓋了當時所有元明雜劇與傳奇，其認識便進了一大步。有趣的是，從明代萬曆至今又歷數百年，而在多數學者眼裏，《西廂記》仍保留著“中國戲曲之冠”的地位，其視野已涵蓋了整個中國戲曲史。¹³

少山堂本的影響

黃霖先生在《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一文中詳細研究了少山堂本的版式、插圖、文字、批語，是目前研究該本最為詳盡的成果。據黃霖先生考證，“這部少山堂本很可能主要是根據繼志齋本、三槐堂本系統的祖本，並參考了徐士範本、余瀟東本的祖本，再加上自己的改作而拼湊成書。這是由於其正文曲白大致與繼志齋本、三槐堂本相同，也沒有《絡絲娘煞尾》，而又在許多方面、特別是批語卻與徐士範本、余瀟東本相似。”¹⁴本文深受黃文啓發，惟對其中探討少山堂本影響關係的內容持有異議。

在正文的部分，黃霖先生說少山堂本“正文曲白大致與繼志齋本、三槐堂本相同”，顯然不夠全面和準確。有些少山堂本正文確實與繼志齋本、三槐堂本相同，而與徐士範本和熊龍峰本相異。如第十一出，少山堂本、繼志齋本、三槐堂本有說白叙“〔鶯上云〕花香重疊和風細，庭院無人淡月明。”而徐士範本、熊龍峰本作“〔旦上云〕花陰重疊香風細，庭院深沉淡月明。”第十七出開篇，少山堂本、熊龍峰本、三槐堂本叙“〔生引琴童上云〕自暮秋與小姐相別，倏經半載。托祖宗之蔭，一舉及第，忝中探花郎，如今在客館中聽候御筆除授……”徐士範本、熊龍峰本的文字差別甚大。在第十七出中，少山堂本、繼志齋本、三槐堂本有兩支【金菊香】，徐士範本、熊龍峰本皆作【金菊花】。在上述例子中，少

12 鍾嗣成：《錄鬼簿》，載俞爲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唐宋元編》（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頁328。

13 參見黃季鴻：《論〈西廂記〉天下奪魁》，《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頁49—58；張詩穎：《待月“西廂”天下奪魁——論王實甫〈西廂記〉》，《名作欣賞》2013年第18期，頁132—133；等等。

14 黃霖：《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復旦學報》2004年第2期，頁42。

山堂本正文曲白的確“大致與繼志齋本、三槐堂本相同”。

然而，也有一些少山堂本正文與萬曆二十六年繼志齋本、萬曆間三槐堂本相異，而與萬曆八年徐士範本和萬曆二十年熊龍峰本相同。少山堂本於“楔子”前《副末開場》云：

【西江月】放意談天論地，怡情博古通今。殘編披覽漫沉吟，試與傳奇觀聽。編成孝義廉節，表出武烈忠貞。莫嫌閨怨與春情，猶可衛風比並。
[問內云]且問後房子弟，如今知音君子群聚於斯，以觀搬演，敢問是何題目？[內應云]崔張旅寓西廂記。[云]看官聽道：
詩 純仁純義張君瑞 克嚴克謹老夫人
曰 全貞全烈崔氏女 能文能武杜將軍

繼志齋本、三槐堂本無此段文字。徐士範本有這段文字，題作《末上首引》，但存在一些異文，如：少山堂本“問內云”、“內應云”，徐士範本分別作“問內科”、“內應科”。在【西江月】後，徐士範本較少山堂本多出一大段韻文曰：“從頭事，細端詳，僧房那可寄孤孀。……看官若是無懲創，重教話把笑崔張。”徐士範本“詩曰”的文字也不同，題作：“張君瑞浦東假寓，崔鶯鶯月底佳期。老夫人忘恩負約，小紅娘寄簡傳書。”熊龍峰本的文字全同徐士範本，前者直接參考後者的可能性很大。

再比較《西廂記》第一本前的《楔子》。少山堂本、徐士範本、熊龍峰本開篇老夫人說白有云：“只生得個小姐”，繼志齋本、三槐堂本作：“只生得這個小姐”。《西廂記》第一本《楔子》【賞花時】“夫主京師祿命終”、【么】“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之間，少山堂本、徐士範本、熊龍峰本有說白云：

[夫人白]今日暮春天氣，好生困人，不免喚紅娘出來分付他。紅娘何在？[紅見科][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没人燒香呵，和小姐閒散心耍一回去來。[紅云]謹依嚴命。[夫人下][紅云]小姐有請。[鶯鶯上][紅云]夫人著俺和姐姐佛殿上閑耍一回去來。

繼志齋本和三槐堂本無此段說白。

就上舉《副末開場》、《楔子》的正文而言，少山堂本與徐士範本和熊龍峰本相近，而與繼志齋本、三槐堂本差異甚大。因此，說“少山堂本很可能主要是根據繼志齋本、三槐堂本系統的祖本”便不準確。經筆者對照，大致的情況是，少山堂本前十出與徐士範本和熊龍峰本更爲接近，後十出與繼志齋本和三槐堂本更爲接近。筆者因少山堂本刊刻在前，又帶有“初印本”的特徵，認爲後出的徐士範本和繼志齋本參考少山堂本的可能性更大。其後，熊龍峰本大致源出徐士範本，三槐堂本大致源出繼志齋本。

在批語的部分，黃霖先生認爲，“少本參考了徐士範本、余瀟東本的祖本的可能性極大”。¹⁵ 筆者的意見相反，認爲徐士範本、余瀟東本參考少山堂本的可能性更大。上文已舉例論述了少山堂本“初評本的特徵”，在此更舉一些例子來具體說明少山堂本、徐士範本、余瀟東本批語的演變關係。

《西廂記》第二出【鬥鶻鶻】“盡著你說短論長，一任待掂斤播兩”。少山堂本謝世吉眉批云：“‘七青八黃、掂斤播兩’，俱鄉語，今南中亦然。”徐士範本眉批云：“‘七青八黃、掂斤播兩’，俱鄉語，今南中亦有之。”余瀟東本眉批云：“‘七青八黃、掂斤播兩’，俱鄉語，今吳中亦有之。”三槐堂本無此條批語。從異文來看，從“南中亦然”、“南中亦有之”到“吳中亦有之”，有一種遞相衍化的痕迹，其順序應是少山堂本→徐士範本→熊龍峰本。

少山堂本第七出【離亭宴帶歇拍煞】“白頭娘不負荷”，眉批云：“‘白頭娘’，即司馬相如、卓文君《白頭吟》一意。”徐士範本和熊龍峰刊余瀟東訂《重鐫出像音釋西廂評林大全》眉批云：“‘白頭吟’，卓文君事。”三槐堂本無此條批語。謝世吉批語注明了“白頭娘”的出處及含義；徐士範本和熊龍峰本僅說明“白頭吟”出處，並沒有切合“白頭娘”的字眼，且不能自知其錯漏。由此推之，少山堂本該條批語似爲的評，徐士範本和熊龍峰本則出現疏漏，應是承襲之中對所釋對象與內容理解不到位所致。

少山堂本第八出【調笑令】“莫不是梵王宮，夜撞鐘”，眉批云：“與上枝（指

15 黃霖：《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復旦學報》2004年第2期，頁44。

【天淨沙】“莫不是步搖得寶髻玲瓏”——引者注)狀其似。”【禿廝兒】“其聲壯”，眉批云：“此一折狀其聲。”【聖藥王】“他那裏思不窮”，眉批云：“此一折與下一折(指【麻郎兒】“這的是令他人耳聰”——引者注)狀其情。”【么】“這一篇與本宮、始終、不同”，眉批云：“此折狀其調。”《西廂記》用這幾支唱詞分別描繪張生琴曲的韻味、聲音、情感、曲調，自是藝術上的創新；謝世吉用批語一一揭示出其內容與趣味，可謂知音之論。少山堂本眉批用“此折”、“此一折”、“下一折”等字，與正文中每支唱詞一一對應，更符合“初評”的特點。徐士範本把這幾條眉批合併為一條，放在【調笑令】上云：“一、二折狀其似，三折狀其聲，四、五折狀其情，六折狀其調。一聽琴而曲盡其妙若此。”繼志齋本和三槐堂本都把這條眉批置於【天淨沙】之上，但比徐士範本少了“若此”兩字。就該例批語的內容和擺放的位置而論，徐士範本與少山堂本較為密切，繼志齋本和三槐堂本與少山堂本較為疏遠，其關係可描述為：少山堂本→徐士範本→熊龍峰本和三槐堂本。

綜上而言，在現存明刊《西廂記》中，徐士範本的批語與少山堂本最為密切。少山堂本不僅是“最早的《西廂記》評點本”，也應是現存明清評點本之祖，但其直接影響有限。其主要表現為，它並不直接發揮影響，而是具體經由次年（萬曆八年，1580）徐士範的《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的仲介而間接發生作用。有一些明刊《西廂記》的批語與少山堂本部分相同，如熊龍峰本、三槐堂本乃至與三槐堂本同源的游敬泉本等，但它們大多直接出自徐士範本而非少山堂本。筆者將有另文探討這個問題。

（作者：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引用書目

一、專書

1. 《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釋義北西廂》二卷。萬曆七年金陵胡氏少山堂刻本,日本御茶水圖書館成篁堂文庫藏本。
2. 《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參增奇妙注釋西廂記》五卷。明弘治戊午季冬金臺岳家重刊印行,收入《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3. 《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二卷。明萬曆八年徐士範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4. 《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二卷。明萬曆二十年熊龍峰刊余瀘東訂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5. 《重校北西廂記》五卷。明萬曆二十六年繼志齋陳邦泰刻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6. 《李卓吾批評合像北西廂記》二卷。明萬曆間游敬泉刻本,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
7. 《重校北西廂記》二卷。明萬曆間三槐堂刻本,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
8. 楊緒容整理:《王實甫〈西廂記〉匯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9. 蔣星煜著:《〈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二、論文

1. 黃霖:《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復旦學報》2004年第2期。
2. 黃霖:《論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復旦學報》2002年第2期。

The Earliest Extant “First Print and First Commentated” Edi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West Wing, the Shaoshantang Edition

Yang Xurong

Professor, Faculty of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An edition of the *Xixiang ji* (Romance of the West Wing) published by Shaoshan tang in 1579, titled *Xinke kaozheng ben dazi chuxiang shiyi bei Xixiang* (A newly engraved redacted edition of the north edition of The *Xixiang ji* in large print, with illustrations and annotations) in two fascicles is preserved in Naruhodo Bunko of the Ochanomizu Library in Japan. This Shaoshan tang edition contains some “eyebrow” notes and a few notes next to the text. This edition is not only the earliest extant commentated edition of the *Xixiang ji* but also “the earliest extant commentated edition of Chinese dramatic texts”; therefore, it is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Xixiang ji* and even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The Shaoshan tang edition is most likely the “first cut and first print” edition and the “first commentated” version, which contains the urtext and commentaries on which the extant Ming versions were based. In particular, the Shaoshan tang edition had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edition of Xu Shifan, who continued to exert influence on other Ming editions such as the one done by Yu Ludong and published by Xiong Longfeng, and the one with commentaries published by Sanhuai tang.

Keywords: *Xixiang ji* (Romance of the West Wing); the Shaoshan tang edition; the earliest commentated edition of classical dramatic texts; first print; first commentated version